

踏访新时代边关·西陲第一哨

军旅诗人周涛曾说：“穿过军装的人，就忘不了，生命里有一段当兵的岁月。”对边关人来说，戍守边防的岁月因其使命的光荣和职责的神圣，而深深烙印在他们的记忆里，甚至融入血液里。

诗能抒情，诗可咏志。许多边防官兵喜欢将自己或是战友的故事写进诗歌，记录他们怎么也忘不了的岁月。在“西陲第一哨”斯姆哈纳边防连，每半年，连队便会收集一次官兵的诗

作，举办一场诗歌展览。学习室里，一首首由连队官兵创作的诗歌被写在纸上，夹上夹子，穿上线绳，整齐悬挂。有人伫立在一首诗面前，读着读着红了眼眶；有人将喜爱的句子誊抄下来，作为激励自己的座右铭。

万千豪情，走笔成诗。官兵的诗里充满苦与乐、英勇与忠诚、青春与奉献，还有对祖国和人民深深的爱。让我们走进斯姆哈纳边防连，体味官兵诗歌中那些忘不了的守边岁月。

写在“西陲第一哨”的诗歌

■赵晓清 陈茜 王哈剑



图①：年轻战士坐在山头。
图②：萨迦队员布茹玛汗·毛勒朵向巡逻官兵介绍冬古拉玛山口的情况。
图③：梁飞向战友讲解妻子的绘画作品。
图④：斯姆哈纳边防连官兵骑马巡逻。



冬古拉玛山口的风雪，使我屹立

险峻的高山，矗立于斯姆哈纳边防连四周。在崇山峻岭间巡逻的日子，成了刻在连队官兵心中难忘的记忆。

中士杜李陈笔下的诗歌，不少与巡逻有关。《冰河》诉说了杜李陈一次巡逻时的艰险经历——“冰与雪交织/交织成一只猛兽/河水流得那样快/想大口将我吞没/昏沉中的我/听到战友焦急地呼喊……”

那年，一场暴风雪席卷了斯姆哈纳。风雪渐停后，杜李陈和战友们一起踏上了白雪皑皑的巡逻路。目标是天山深处的伊尔克什坦山口，也是距离连队较远的山口，杜李陈第一次前往。

途中，队伍要经过克孜勒苏河。过河的桥由牧民搭建，没有护栏遮挡，仅是几块薄薄的水泥板。除了巡逻官兵和牧民，那里很少有人走过。为了保证安全，大家快速跳下马，牵马过桥。

杜李陈朝着河面望去，厚厚的雪层白得发亮。他知道，雪下面的冰层还没有冻结实，冰层下是湍急的河流。他有些紧张，胸口随着一次次深呼吸起伏着，双手也把缰绳拽得更紧了。

桥上有一层积雪，人和军马踩上去发出的咯吱声，在寂静的山谷间传得很远。杜李陈在队伍中间，跟随着战友们的节奏走得小心翼翼。可意外还是发生了，军马走在桥面上有些不安稳，一晃头扯动了缰绳，杜李陈脚下的步子没稳住，身子一歪朝着河面倒去。几乎是一瞬间，他半个身子栽进了冰窟窿。好在他拽着缰绳的手没有松开，身后战友一把将他拉了上来。

寒气侵袭着杜李陈，似乎要将人冻透，他一度处于昏迷状态。由于抢救及时，杜李陈并无大碍，可此事之后，他总有些提不起精神。除了有点后怕，杜李陈更感到懊悔：“战友们那么信任我，我却拖累了大家……”

那次巡逻，拉起杜李陈的是一级上士黄正涛。黄正涛明白杜李陈的心情，一有时间就把他的诗翻出来，同他回忆诗里的场景，也将自己的故事讲给杜李陈听。

“班长，你是怎么坚持下来的？”看着黄正涛手上那深深浅浅的疤痕，杜李陈有些心疼。作为入伍16年的老兵，黄正涛参加过上千次巡逻，也有过许多惊险一刻，哪里的坡最陡，哪个山口风最大，他对斯姆哈纳的一草一木、一山一石再熟悉不过。

“起初我也害怕边关，尤其在冬古

拉玛山口，狂风一场接一场，吹得人都摇摇欲坠。”一次巡逻路上，黄正涛和战友被暴风雪困住脚步，躲在一块山石下。

等待雨停的时候，为了维持体温，几名战士紧紧团成一个圈。时间变得那样漫长，就在黄正涛有些绝望的时候，一阵马蹄声由远及近飘了过来。

那是护边员布茹玛汗·毛勒朵和她的儿子。前往冬古拉玛山口的路上，巡逻官兵会经过布茹玛汗大妈的家，而久久没有等到战士们的布茹玛汗放心不下，赶来寻找。她把怀里揣着的干粮，赶忙塞给又饥又寒的战士们。

后来，雨小了一些，布茹玛汗带着巡逻战士深一脚浅一脚走了出去。也就是那一天，黄正涛觉得自己没有理由不留在这里。

听完黄班长的经历，杜李陈眼中闪着光。他再次提笔，写下一首《屹立》：“冬古拉玛山口的风雪/将我打碎/留下一道道伤疤/冬古拉玛山口的风雪/使我屹立/你朝我走来/倚仗的身影/匆匆的步伐/成了我坚守的理由……”

在斯姆哈纳“屹立不倒”，成为杜李陈戍边的新愿望。几年过去，如今的他已能在巡逻时帮带新兵，是战友们心中“山一样的存在”。前些日子，连队组织官兵看望年事已高的布茹玛汗。“大妈，这是咱们连队的年轻战士杜李陈，小伙子肯吃苦，很优秀！”黄正涛向布茹玛汗介绍杜李陈。杜李陈上前握紧布茹玛汗的手：“大妈，我写了首关于您的诗，念给您听……”

只要一直朝着光，脚下皆是坦途

诗歌，与上等兵郝炎杰一路同行。入伍前，他在地方大学读研究生，是个喜欢写诗的阳光男孩。一个偶然的机会，他认识了从西藏当兵回来的学长，被边关的故事深深吸引，便主动报名参军。

刚来到斯姆哈纳边防连时，郝炎杰总是跃跃欲试。执勤站哨、操课训练、课堂教育……一切对他而言都是新奇的。那段日子，他写下的诗大多与边防美景有关，微风中摇曳的高原红柳，村落里升起的袅袅炊烟，草场上归圈的雪白羊群……浪漫的词汇流淌于他的笔尖。

可没过多久，郝炎杰饱满的情绪渐渐被消磨。不仅体能训练跟不上战友的步伐，内务卫生总被班长点名批评，就连他一贯引以为傲的诗歌也反响平平。有战友直言，诗挺美的，就是缺了点边防军人的味道。

失落的情绪裹挟着郝炎杰，他甚至觉得，自己啥也干不好，在连队越来越没存在感。他的诗也在悄然间变了，笔下的景色从“彩色”变成了“灰色”，多是问句结尾的语句，流露着他的忧虑与困惑。

直到他看到二级上士梁飞的一首诗——《向阳坡》，一束光突然照进他有些黯淡的内心。

“高原山巅/狂风与砂石共舞/山顶投下一束光/拽着山脚下的我们/向上，向上/攀爬，攀爬/于是/陡峭的山坡/留下了一行行战靴的底印……”梁飞的作品在连队小有名气，他告诉郝炎杰，诗的背后有个故事。

那年，梁飞带队在海拔近4000米的山口施工，在异常陡峭的山坡，战友们扛着水泥，脚踩碎石，咬着牙攀爬。梁飞说：“腿不一会儿就酸了，开始打颤，到了山顶，好多人嘴唇黑紫黑紫的，要缓一阵子才行。”

变幻无常的天气让大家吃了不少苦头，让梁飞印象最深的是一场狂风。风沙走石好像从天而降，突然向前进的队伍砸来。梁飞让大家赶紧趴下，可在最高强度训练，更不能承担巡逻任务，常刚不想成为连队的“负担”，咬咬牙决定离开。

退伍那天，常刚从兜里掏出一个牛皮本，递给早已泣不成声的李浩然：“写了好诗记得告诉我！”李浩然不知说什么，眼睛湿漉漉的，只是一个劲点头。

常刚曾经一直是连里的训练尖子，却在多次比武中因种种原因与第一名失之交臂，李浩然决心弥补班长的遗憾。军分区组织的“西陲卫士杯”比武近在眼前，李浩然争取到了参与机会。跑步是他的强项，为了拿冠军，他像是“长”在了训练场上，一次练到腿脚发软，险些一个趔趄与操场来了个“拥抱”。“比武准备得咋样？有没有受伤？”常刚时常打来电话，叮嘱李浩然注意休息。

那段时间正值夏季，日日挥汗如雨的李浩然，体重掉了整整10斤。比武开赛仪式上，李浩然是走在队伍前面的擎旗手，喊着“西陲卫士，所向披靡”的口号，他觉得自己和常班长一样，也是“铁汉子”。

“班长，我拿第一了！”当天，李浩然取得了5公里武装越野的冠军。在家中焦急等待的常刚听到消息后，连说了几个“好”字，语气有些哽咽。

当晚，李浩然写下这样一首诗——“从旭日东升到夕阳西下/从绿意盎然到山川冰河/跑过了一天又一天/一季又一季/亲爱的班长/逆风飞驰的我/终于有了荣誉的勋章……”

跑步和写诗，是下士李浩然最喜欢的

的两件事。有时灵感没了，围着操场或是在山脚下跑步，李浩然会突然想出几个金句。

爱上跑步，李浩然说是因为他曾经的班长常刚。刚来部队时，李浩然体能有些弱。常刚提醒他，在边防当兵，没有“铁脚板”是不行的。在李浩然眼里，班长就是“铁打的人”，一个人能扛起好几个“硬核”课目，跑起来更是身姿矫健，像一阵疾风，他怎么也追不上。

“追不上就练！”常刚带着李浩然一圈一圈开始跑，刚上来就是5公里。李浩然并不喜欢这种感觉，肺部快要炸裂，脚下仿佛坠着铅块。“班长，我到极限了。”最初，李浩然总是忍不住想停下。

“在高原，跑步能锻炼你的体能，还能培养你的韧劲，坚持住！”在常刚的陪伴和鼓励下，渐渐地，李浩然的脚步变得轻快。寒来暑往，李浩然爱上了奔跑，步伐甚至能紧紧“咬”住常刚。

然而有一天，常刚却“停下了脚步”。那一年，常刚被确诊为膝盖韧带拉伤，做了手术。跑不快了，不能参加高强度训练，更不能承担巡逻任务，常刚不想成为连队的“负担”，咬咬牙决定离开。

退伍那天，常刚从兜里掏出一个牛皮本，递给早已泣不成声的李浩然：“写了好诗记得告诉我！”李浩然不知说什么，眼睛湿漉漉的，只是一个劲点头。

常刚曾经一直是连里的训练尖子，却在多次比武中因种种原因与第一名失之交臂，李浩然决心弥补班长的遗憾。军分区组织的“西陲卫士杯”比武近在眼前，李浩然争取到了参与机会。跑步是他的强项，为了拿冠军，他像是“长”在了训练场上，一次练到腿脚发软，险些一个趔趄与操场来了个“拥抱”。“比武准备得咋样？有没有受伤？”常刚时常打来电话，叮嘱李浩然注意休息。

那段时间正值夏季，日日挥汗如雨的李浩然，体重掉了整整10斤。比武开赛仪式上，李浩然是走在队伍前面的擎旗手，喊着“西陲卫士，所向披靡”的口号，他觉得自己和常班长一样，也是“铁汉子”。

“班长，我拿第一了！”当天，李浩然取得了5公里武装越野的冠军。在家中焦急等待的常刚听到消息后，连说了几个“好”字，语气有些哽咽。

当晚，李浩然写下这样一首诗——“从旭日东升到夕阳西下/从绿意盎然到山川冰河/跑过了一天又一天/一季又一季/亲爱的班长/逆风飞驰的我/终于有了荣誉的勋章……”

今日戍边人

手里拿着无人机零件，西部战区某旅中士贾旺旺琢磨着改装方案。桌子上，散落着一张张被他揉得皱巴巴的草图，还有几本关于计算机编程和无人机原理的书。

在高原驻训的帐篷里，贾旺旺连续几天埋头于无人机改装任务。高原的寒夜，帐篷外弥漫着冰冷的湿气，霜凝结在坚硬的土层上。一阵风顺着帐篷的缝隙透进来，冷飕飕的。

“我知道了！”卡在思路里的堵点好像被疏通了，贾旺旺瞬间有了新点子，又一手举着模型一手握着铅笔开始勾勾画画。

几天之后，贾旺旺改装的无人机在演训场上“一展身手”。

那天实在太冷，贾旺旺趴在地上隐蔽，海拔4000多米的高原上，这片冰冷大地瞬间就吸走了他身上的暖意。

“操作手，放飞无人机！”收到命令，贾旺旺操纵无人机在任务地域迂回穿梭、上下翻飞，很快完成预定任务。

那一刻，他兴奋地攥紧了拳头。训练任务结束后，班长递来了装着热水的水壶让他焐手。高原的老兵都这样做，能让手慢慢回温。

入伍以前，贾旺旺就喜欢研究无人机和航模，还是市航模协会会员。因为对无人机的痴迷，他从步兵班被调到了无人机班。连长特意嘱咐他：“好好干！争取给咱们的训练带来点突破。”贾旺旺将话记在了心里，一点点测量参数、改进装置、反复调试……很快有了不少新成果。

不过上高原以后，研究无人机变得更难了。因为气压、低温等原因，无人机的续航能力变差，巡航情况也不稳定。有一回，就在他操作无人机降落时，来了一阵疾风，失控的无人机突然向他飞来。快速转动的螺旋桨划破了他的裤腿，留下了两道10厘米长的疤痕。

然而，贾旺旺始终没放弃，每天抱着无人机在训练场跑来跑去。尽管高原有着漫长的寒冷季节，但每次放飞无人机时，他都觉得身体里的热血在沸腾。

比起在平原，贾旺旺有时感到记忆力变差了，于是他随身携带了一个笔记本，一有想法就赶紧记下来，生怕忘掉。

在战友们眼里，常常在外风吹日晒

在高原放飞无人机

的贾旺旺好像是连队最黑的那个，大家有时开玩笑说他的脸像被烟熏过。除了脸，他的手也生了冻疮，天气一暖就痒得钻心。班长从卫生连开了不少药膏给他，但他有时忘记抹，还总说：“咱们高原的兵，这点小伤不叫事。”

又一场训练任务，贾旺旺改装的无人机再一次腾空而起，如同他飞翔的梦想。

下图：贾旺旺在改装无人机。 张建国摄



边关风

冰川哨所的“兄弟树”

■翟茂 本报记者 王德赛

天山山脉，雾日照耀着汗腾格里峰，大山更显高耸。

新疆军区某边防团木孜边防连的官兵一早就踏上了巡逻路。这条路并不好走，随着海拔的升高，有密林、泥滩、雪地种种地貌，似乎有意让官兵体验一年四季的天气变化。

正当当头，忽然一阵狂风吹过，卷起无数雪片，大家脸上刀割般疼。巡逻已近3个小时，他们还未到达预期的山峰。走在队伍前方的上等兵刘谷不禁不住回头大喊了一句：“谁走了？谁走了？快走快走！”列兵程桦怔了一下，没有回答，继续埋头行进。因为前段时间刚刚患过一次感冒，他的状态不佳，一直落在队尾。

这一幕场景，被一级上士常凯雅注意到。中途休息时，常凯雅在刘谷身旁坐下：“谷子，你不知道咱们连‘兄弟树’的故事？”刘谷摇摇头。

常凯雅回忆起往事。这里气候寒冷，木孜边防连常年不化，牧民称木孜边防连为“冰川哨所”。一年冬季，气温降到-35℃，大雪封山，四处一片白茫茫，几位战士患上了雪盲症。于是，常凯雅琢磨着种点树：“树长起来了，营区就会多些绿色，对改善大家的视力也有好处。”

可耐寒的种子去哪里找？缺氧、少水、低温……恶劣的自然环境让这里成为“生命禁区”。就在常凯雅一筹莫展之

时，一次修整营区，他无意间发现一个石头缝里竟然奇迹般长着两棵小树苗。

经过连同意，常凯雅和战友们把这棵小树苗移植到营区的院中央，用石头垒好坑围，悉心栽培。那个冬天格外漫长，小树苗移植后不久，当地又下了一场大雪。据说在数百公里外的县城，有房屋被大雪压塌。但在木孜边防连，两棵小树苗没有被风雪压倒，反而随着大地的解冻愈显葱茏。

次年春天，常凯雅惊奇地发现两棵树的枝干竟然缠绕在一起，胳膊挽着胳膊似的。此后，不知是哪个战士最先命名，木孜边防连所有人都叫它们“兄弟树”。

这是一份来自大自然的馈赠，“兄弟树”逐渐成为木孜边防连团结精神的象征。

环境越艰苦，战友情谊越深厚。讲完“兄弟树”的故事，常凯雅问刘谷：“你说，咱们‘冰川卫士’之间，最珍贵的是什么？”刘谷不好意思地低下头，顶了顶班长的肩膀说：“战友情谊。”

中午野外就餐，刘谷主动帮程桦加热食品，并在他耳旁小声叮嘱着什么。下午的巡逻路上，一场山雨劈头盖脸砸下来，河滩地泥泞，刘谷拉起程桦的手一起冒雨前行。走在旁边的常凯雅看到他们肩并肩的身影，眼前仿佛出现了营院里的两棵“兄弟树”，一抹笑容挂上脸庞。